

竹林遐想

姚家明

给嵇喜来一个大白眼。后来嵇康带着酒夹着琴来，他便马上由白眼转为青眼。

嵇康比阮籍小十三岁，主张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“审贵贱而通物情”，为“竹林七贤”的精神领袖。嵇康终生敬佩阮籍，后世往往把他们并称，但嵇康在人生主张和身体力行方面往往表现得比阮籍更彻底更坚决。

嵇康精于笛，妙于琴，还擅长音律，尤其是对琴及琴曲的爱好，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迷人的传说。他从容赴死之前所奏的琴曲《广陵散》，也成了绝唱。

七贤经常在竹林中聚会，七贤因竹林而得以展现他们各自的风采，竹林也因七贤而有了丰厚的文化内涵。也许就是从魏晋时代起，竹子、竹林和文人、文化有了密不可分血肉联系，文人爱竹，成为一种永恒的时尚。

小西沟气候温润，在山涧、坡梁和溪流旁边，随处都有成片的竹林。春夏之交，满目青翠，徜徉在幽深的竹林中，仿佛来到世外桃源。而对着眼前如诗如画的风景，不觉忘记了忧愁，忘记了烦恼，此时我不由得想起了王维的《竹里馆》：

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

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

这是一首吟竹佳作，初读时甚至觉得平淡无奇，但如果静下心来多读几遍，味道便出来了，你就会被诗中所营造的那种清幽的氛围和奇美的夜景深深地感染。

王维隐居的地方是远离闹市的终南山，那里有一大片竹林，幽静的夜晚，月光透过云层，如水一般倾泻而下，照亮了诗人周围的这片竹林。此时，诗人边弹琴边发出长长的啸声，那琴声时而悠扬、时而婉转，和着诗人的啸声，萦绕在竹林之中。而面对这如水的月光，悠扬的琴声，纵然你有太

多的不愉快，也应该被这样的声色交融的夜色所抚平，所陶醉吧。

“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”从诗句的表面看，就是诗人隐居在深山林中，不被人所知，幸好还有一轮明月，陪伴着孤独的他。但如果把这两句诗结合起王维当时的处境来说，其寓意则非常深远。

在我看来，晚年的王维过着一种半官半隐的生活，他希望能被朝廷重用，归隐深山幽谷，时刻等待着朝廷的任命通知，在焦急的等待之中，才发出了“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”的那种不被赏识和重用的无奈的呐喊。不过还好，孤独的他总算还有一轮明月陪伴着，这也意在表达黑暗之中，总有亮光，也预示着诗人凭借自己卓越才华，终将被朝廷重用的决心。

奏响古琴，感受着皎洁的月光，在平淡中坚守，在失意中等待和奋起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。果然此后不久，王维时来运转，进入了唐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。

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都有失意时和低谷期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应像王维一样，一方面要洁身自好、笃志坚守；另一方面则要对未来充满期待，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，命运之神就会“明月来相照”。

小西沟的竹子形态各异，有的粗大挺拔，可造房屋；有的细柔疏朗，可入画作。看到眼前那一片片，一根根形态各异的竹子，我又想起了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。

郑板桥爱竹，画竹更是一绝，他画竹师法自然，笔下之竹极富生活气息，不论根竹、新笋、丛竹、新竹，还是风竹、雨竹、雪竹，皆各具特色，十分得体。他有一首著名的诗《竹石》：

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

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

这首诗，字字掷地有声，句句铿锵有力，是一首千古传诵的佳作，诗中隐藏着诗人高尚意趣。

郑板桥出生于江苏兴化一个耕读世家，经过发奋努力，他终于中了举人。过了几年，他又进士及第，等候授职。无奈家世卑微，朝中无人，六年后郑板桥才被委任为范县知县。范县贫困闭塞，他深知百姓艰难，走马上任后，便以公自约，以廉自律，爱民如子。当地民间冤案难以平反，隐情难以明示，行贿受贿现象层出不穷。郑板桥为此痛心疾首，他反复思量后，不顾旁人异样的眼光，询问桑麻农事，他躬身市集，探寻民间疾苦……

由于他的革除弊政，范县出现了“讼简刑轻”“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”的太平景象。这样一来，廉政立身、勤政务实的郑板桥就为范县树立了清明之风。

走在根根直立向上的竹林中，想象着郑板桥的一言一行，不禁被他高尚的情操所感动。我想他做官的志向和原则，一定和他爱竹深有关联吧。竹有节，他正是从竹子根根向上的顽强意志和空心有节中得到了启发，从而勉励自己成为一个勤政务实、廉洁自律的好官。

竹，有着不一样的文化含义。竹子四季常青，象征着顽强的生命，青春永驻；竹子空心，代表着虚怀若谷的品格。其枝弯而不折，是柔中有刚的做人原则；生而有节，竹节毕露，则是高风亮节的象征。而竹的挺拔洒脱，正直清高，清秀俊逸，更是文化人的人格追求。所以，在古代文人的口头禅中便有“硬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之说。

来小西沟赏竹吧。

落雨的时候临近傍晚，街灯亮了。丝丝缕缕的细雨透着五月的温柔和细腻。

站在树下，树冠如一把大伞，微风摆动着树叶，水珠时不时落在额头，沁心般的柔滑。

春雨和秋雨截然不同，五月的雨有它温顺的身影，如成熟的少女散发着迷人的美。阳光不热不冷，枝叶嫩绿青绿，一树槐花向季节宣告着春的离去，树木的花季基本卸妆，续而迎来满地花草的芬芳与婀娜，这是蜜蜂的世界，芳香了整个季节，陶醉了一个年轮最美的时空。

而秋雨就不一样，连绵的阴雨，心底一片潮湿。久违的阳光总是刺眼，给人烦躁。曾经的一场秋雨，打破了曾经对秋雨的认知。曾在那场暴雨与洪水的灾难中，艰难而又坚强地走过来，岁月总给人以经历，经历总让人成熟而沉稳。无奈把自己设置在静音模式，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，这是悲催的事，不可取。

时光就这么滑过，一不小心发现胡须越长越快，三天不刮就觉得脏兮难难以见人，而在胡须间发现了几多白须，不得不承认老了，却感觉一事无成，依旧在人生的斜坡上挣扎。媳妇说：“得服老！女儿嫁人了你快当外爷，儿子大学毕业工作了，也快要结婚了，你以为你还年轻？真正年轻的是下一代，下一代也在变老的路上，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，所以珍惜当下，好好活着。”

这才发现人生的春天早已在岁月中滑过，已经越过了酷热的季节，真正属于自己的是秋季了。人常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！我收获了什么？点一支烟，狠狠地吸了两口，思考着世间万物的变化，思考着人生的春夏秋冬，感叹着生活中所有的幸与不幸。人世间万物有灵，努力和与不努力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，而恰恰这份努力，需要超乎常人的付出，付出了就有不一样的结果、不一样的回报。这是天意！上帝就这么安排，故而一些人活得潇洒、果实累累，有些人平庸而无所事事，一些人活得颓废、两手空空。

说到底，人是要有信仰的！有信仰就有了动力，有了动力就有了精神独立、内心丰盈的人生观，生活就满阳光，遍地灿烂。人最怕的是被打倒，而时常打倒自己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。内心不够强大，往往让自己陷入沼泽中不能自拔，斗室里烟雾迷茫，无法走出来，更无法透气的那种让人压抑甚至窒息的感觉，你的世界就会沉闷，甚至越来越小，小到连打开一扇窗户让空气进来的勇气都没有。

这不，我一贯主张孩子的路由孩子去走，这是他自己的人生，所有的磕磕绊绊都是让一个孩子走向成熟历练的法宝。我有个远方的侄子，名牌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离西安远一点的省份去工作，本来对于家庭来讲是一件正常的事，而因家境好对孩子的宠爱，一年多没有回家，父母就觉得没必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受罪，果断地让孩子辞职回到自己身边。后来面临的是更加糟糕的情况，孩子多次求职遭到拒绝心灰意冷，处对象几次失败，精神低落，思想下滑，人也开始懒惰，感觉这个世界抛弃了他。长期窝在房间不出门，父母看儿子不顺眼，儿子看父母就厌烦，在很长时间里患上了抑郁症。在父亲因生意租住的库房里，把自己封闭起来，给自己置了一张床，长期叫外卖或者泡方便面。父亲给买了房子，花了几十万装修后接他回来，他拒绝了父母的好意，父亲又找来关系好的亲戚做思想工作，孩子就是不回来，理由很简单：他没有工作，也挣不来钱，既没脸见父母，更不配住那么好的房子。家人想尽了办法，孩子就是不回家。又怕孩子有过激行为，连过重的话都不敢说。父母托关系找任何工作，孩子都觉得不适合自己，没有兴趣。

父亲提及孩子就头疼，感觉自己在教育孩子上非常失败，但不能毁了孩子的人生。办法总是有的，后来经过朋友的朋友转腾出一个“妙招”——父亲给别人出高工资，以招聘人才的形式，把孩子带出来适应社会，让他去接触人，一步步地“活起来”。孩子根本不知道，自己所领的工资其实是父亲发给他的。几年的时间，孩子总算走出低谷，看到了生活的美好，享受着阳光的洗礼。

当然，这是父亲没有办法的办法，也是想尽了办法的办法。如今喜悦泪下，也是一份幸福。打开了一扇窗户，纵使没有阳光照射，也有微风伴着新鲜的空气进来，生命就多了一份鲜活的气息。

人生是不断经历的一个过程，千万个人有千万种活法。每个人都不容易，特别在这个高速发展、高速变革的时代，每走一步都很艰难，艰辛的背后有太多疼痛，当然也伴随着太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快乐。

带钱，小孟给我垫付上。日常来往频繁无话不说，星期天或者去洛河对岸爬山，或者去洛河北山里踏青，活泼好动的小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后来小孟随父亲调动去了延安，不知道宝塔山下、延河岸边散步的小孟是否记得我们相处的快乐日子呢？

如今，我还保留着小孟调走时送我的几十斤粮票。曾经有收藏者多次找到我，我都不曾出手。那是少见的一整套完整票额的粮票，深得收藏者的喜爱。我珍藏着它们，也珍藏着那个年代、那个小镇的人和事，那段难忘的时光。

也许，随着小镇的建设和发展，那些旧有的建筑会渐渐离我们远去，但总有一些人和事温暖了我们的记忆，让人铭刻在心，只要在心里轻轻地呼唤，就能响起那遥远的回声和共鸣。

记住乡愁

商洛日报社 主办
商洛市作家协会 协办



谷雨，春意盎然。

一日，我同几个文友一起，来到商南县城北部曹营村小西沟。一到这里，我的目光便被奇美的景色深深地吸引，且不说那漫山的红杜鹃是多么娇艳，也不说那奇峰幽谷是多么诱人，单是那莽莽苍苍的竹林就足以让人震撼。在一间间屋舍、一段段溪流旁边，尽是一片又一片规模宏伟的竹林。沿着竹林间的小径走进，溪水静静地流淌着，一阵风吹过，竹林发出沙沙的响声，像是隐士的古琴弹奏声，更像一群浣纱少女的嬉笑声。面对着这幽深而秀丽的竹林，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。

我首先想到了“竹林七贤”。

“竹林七贤”是魏晋时期的七名贤士，他们分别是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向秀、刘伶、王戎及阮咸。这七个人都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和出色的才华，他们崇尚老庄哲学，不拘礼法，生活放达。他们时常在竹林的溪水旁饮酒作诗，放浪形骸，好不快活！

在“竹林七贤”中，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是阮籍和嵇康了。

阮籍不爱说话，却经常用眼睛当道具，用“白眼”“青眼”看人，对待讨厌的人用“白眼”，对待喜欢的人用“青眼”，据说他的母亲去世之后，嵇康的哥哥嵇喜来致哀，但因为嵇喜在朝为官，就是阮籍眼中的礼法之士，于是他

商洛山

(总第2325期)

刊头摄影 刘发善



我又一次回到故乡的小镇，探访粮站旧地。那杂草丛生、一片荒凉的大院，让我陷入了久久的沉思。昔日的繁华已去，唯有旧貌依存，仿佛听见粮站工作人员拔拉算盘珠的声响，“下一个，下一个”的喊声；仿佛看见缴粮日子，大清早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乡亲们，推拉着装满粮食的架子车浩浩荡荡地向粮站汇聚，人声鼎沸，车水马龙……

粮站在小镇西头，从街西头顺公路爬坡而上，但见“洛南县灵口粮站”的牌子挂在大门一边。站在粮站门前，居高临下看小镇风光，尽览眼底。望滔滔东去蛇形蜿蜒的洛河，遥想当年大禹治水曾在洛河得“灵龟负书”的喜悦情景；观燕子扑崖，似乎眼前闪现出群燕声声嬉闹燕子崖的盛况。再移目远望群山起伏，蒸腾着一层层缭绕的烟雾，十分壮观。

在小镇教书的日子，我常常早起去粮站高地散步，一览周边无限风光，心旷神怡，悠然自得。这样，工作中的疲劳或烦恼皆随着那远山升腾的雾气飘然而去，欣欣然踏步迈进校园，与孩子们一起晨读……

当年粮站的工作人员很幸福，一年间除了季节性忙碌外，大多数时间很清闲。那时的粮站日子红火，不仅掌管着周边农民缴粮粮的

故乡的粮站

任文

权利，还掌握着小镇吃商品粮人的口粮权。若是想申请换粮票，则要过一道道“关口”。换粮票得找粮站站长审批，会计签字，才能将粮食验过入仓，换得粮票。要知道粮票不是随便能换的，得从生产队开证明，公社文书那儿盖红章，淘净晾干好粮食再进粮站关才成。这样，往往换一次粮票需花费一两天工夫，陪几十张笑脸说若干好话，才能满足需要，达到目的。

那时的粮站，最火热的是缴夏粮、秋粮的时候。那些日子，到处都是缴粮的人群，有拉着架子车的，有肩扛着的，有毛驴驮着的，人们说笑着热闹着行进在奔赴小镇缴粮的路上……进粮站要爬坡，架子车后边蜂拥着推车的男女，肩扛着的，腰弯九十度似的踏着前边人的影子爬坡。最急人眼的是排队验粮缴粮，那长长的队伍好像一条长龙，只见摆尾不见

龙头。日头升得老高了好不容易排到跟前，验粮的眼镜先生推推下滑的镜架，歪着嘴咬咬几颗麦粒，摆摆手，说：“不行不行，没晒干，到后院晒晒，明日再排队。”说完嘶哑着声喊道：“下一个。”无奈，老实巴交的“草帽人”眼瞅着眼镜先生咬粮，慢慢腾腾地移步，眼镜先生给他一个白眼……缴粮的队伍就这样一日一日地排着，一日一日地缩短着距离，直至半个月过去了，粮站又恢复了往日里的祥和与宁静。

平日里，粮站里也不寂寞。一四七七是小镇逢集日，也是干部职工买粮油的日子。来小镇买粮油的男女职工，或推辆自行车，或手提个油桶，蜂拥着进粮站，自觉排队买粮粮油。不过，没有农民缴粮那么火热、那么急躁，有的是进进出出，闲聊说笑，不急不躁，有秩序地运作。春

夏秋三季买粮很轻松，冬季就不敢那么掉以轻心了。逢下雪天路面冰冻光滑，行走不便，买粮油得处处小心。要么，不是粮袋从自行车上掉下挂破袋子漏面，就是油桶摔在地上破损漏油。进粮站要上慢坡，冬天里路很滑，冰冻后更是难走。我经常去粮站买粮油，亲眼看到不少人在这道坡上滑倒过。记得有年冬天，我与同事去粮站，公社副书记老牛背着一袋面下坡，遇着同事老董刚上粮站这道坡，老董说：“老牛，嫂子来啦，还是兄弟媳妇来啦，看你殷勤的。”老牛本想骂老董，可“你”字未出口就滑倒在地，惹得路人哈哈大笑起来。我看老牛滑倒一时起不来，上前去扶，不料他摔骨折了，一句玩笑使老牛在家坐了半个月。

在粮站工作的小孟家住县城，那时还是个单身汉，星期天往往不回家。一次我买粮忘记